

幾個人在林子邊緣躺下。

暫時不進林子，晚了林子裡多長蟲<sup>1</sup>，瘴氣也深。牟常在與魯明寶走進了林子撿拾柴火，即將入夜不知為何，有些濕。大寶頭抓撿著地上的柴薪，牟常在撈出單刀，劈喳劈喳砍了些木枝，終究比地上的柴薪乾燥些。手有些無力啊牟常在咕噥著。大寶頭大聲說著，咱們副團長是他隔壁村的，若是跟大部隊會合，他可以拿到好多吃的。牟常在劈著樹，一邊回想，副團長究竟叫啥名字。好像是譚忠吧？劈著劈著，左後方突然傳來聲響，大寶頭在前面，於是牟常在轉過身去。

安靜極了。

所有東西說好了這一瞬間閉嘴，惡作劇一樣讓牟常在打了個冷顫。緊了緊手裡的刺刀，左手一撈把所有木枝夾在腋下，怕不是這林子裡有老變婆<sup>2</sup>吧？牟常在催促著魯明寶，兩人也不管柴薪撿的夠不夠，快步帶跑往林子外。大寶頭一臉疑惑，哈戳戳<sup>3</sup>問著，咋不多拿點？牟常在也不知如何解說，便吼道，你譚忠團長讓你趕緊出去！大寶頭這才樂意了，抓著柴薪就跟著歪歪倒倒跑了起來。

一出林子，才發現二馬跟潘子強起來了，二馬倒在地上。

「等一哈，你倆幹哈！」

牟常在將薪柴一拋，急忙衝上去攔著潘子。

潘子大吼：「這丫的鬼打胡說，我不撻他！」

好不容易將潘子拉開，潘子魁梧的身子坐在二馬肚皮上，也不知道撻了多少拳頭。潘子歪躺著喘氣，二馬四仰八岔看著天，側過身子吐了口牙。不遠的林子像旁觀者，這幾個飢餓的、臭酸的、蓬頭垢面的漢子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猴兒鬼不在，興許是被嚇著了。跑了。

二馬吐完了後槽牙就不說話了。牟常在看向潘子，潘子才悻悻地說，二馬跟潘子本來在生火，潘子還想著去弄些野味，二馬卻突然說起，橋是二三七師的孫軍長炸的。鐵橋一炸，所有人都要沒了，孫軍長沒想過咱幾個，咱也找不回大部隊了，回不去了。

潘子就是二三七師的，那會兒剛過元江鐵橋，他是衝鋒的，在最前頭。牟常在張了張嘴，最後還是選擇不說。泥水衝來的時候，牟常在也聽見有人在大聲喊著，孫軍長炸橋了。此時牟常在突然萌生一種孤獨感。本來深埋在腦子裡的那種感覺像元江的水一樣，帶著黃泥，鋪天蓋地壓過來。看著四周陌生的地域，孤零零的四個臭漢，大抵誰也沒辦法接受就這樣被捨棄吧。像腳底

---

<sup>1</sup> 蛇類

<sup>2</sup> 貴州鄉野傳說的妖怪

<sup>3</sup> 貴州方言，傻呼呼的意思

的爛肉一樣，說不要就不要了。牟常在坐到二馬旁，想拉二馬起身，但身子是真的一點氣力都沒了，索性跟著躺下。

「咋搞成這樣？」牟常在說。

「咱可不虛<sup>4</sup>他，就是孫軍長炸了。」二馬說著。

我趕緊起身，潘子作勢又要衝上來給二馬一腳，大寶頭趕緊抓住。

「你幹哈呢？到如今說這些有卵用？」牟常在說。

「不能說嗎？」二馬說。

「你啥時醒水<sup>5</sup>的？」牟常在說。

「一直就知道。一直就知道……」

牟常在讓二馬把牙收起來。貴州傳統，在荒郊野地裡別落下身上的傢伙，會不得好死。一轉眼猴兒鬼火都生起來了，也不明白他何時跑回來的。清點剩餘的伙食，不知道猴兒鬼哪裡弄來了水，把最後的風乾肉泡了煮，搭著一點壓縮餅，還有幾顆說不上名字的果子。一整天也就這一頓吃食，嗑得牟常在舌頭都疼了。薪柴也不太夠，下半夜恐怕要冷醒。才入夜，幾個人便躺倒，此時越是活動少，越能存儲體力，減少飢餓。

潘子一如往常站第一班哨，有點遠。潘子赤腳在地上來來回回的磨蹭聲讓人心煩，卻也沒有人有力氣說些什麼。這個林子的附近有些靜悄悄的，本來應該讓人毛骨悚然，牟常在想著，都要餓死了，誰管什麼妖婆鬼怪。

火堆劈啪作響，閉上眼，牟常在回想起逃開大水的那一日。聽見有人喊孫軍長炸橋的時候，一開始牟常在還是不信的。咋地會炸橋呢？自己人還有一片在橋上，整個隊伍轟成兩半，沒過橋的不就完犢子<sup>6</sup>了？想著，牟常在感覺自己像臘肉，多了就醃起來，掛在這個世界的角落，風大了點就會晃動，不牢固也會掉地上。最可憐是擺著擺著，被忘了，扔在破爛屋子裡，連蟲都長不了，慢慢萎縮慢慢變成像石子一樣硬的爛骨頭。

很想哭，但不只水壺沒水了。

火堆劈啪作響，柴薪越燒越瘦，跟自己一樣。牟常在摸摸懷裡的刺刀，卻摸到了自己的肋骨。有那一秒，牟常在幾乎就要劃過去幾刀，試試那骨邊肉的滋味。以前在村子裡，隔鄰的老奶偶然會燒幾塊排骨，分過幾次，那個香，吃完了連骨頭都不放過，好吃到舌頭都能吞掉。想著，牟常在藉著微弱又閃爍的火光，看向了躺在幾尺遠的大寶頭。眼睛盯著大寶頭脖子，一直到眼睛酸麻了才閉上。

---

<sup>4</sup> 怕，畏懼

<sup>5</sup> 明白過來

<sup>6</sup> 完蛋

「譚忠團長，魯明寶報到。」

大寶頭夢囈著，絲毫不感覺他脖子在我的視線裡被抹了幾回。

牟常在轉回頭，與馮萬琛眼神對到一起。不由得心裡發虛。二馬不會瞧見了我的眼神吧？牟常在心裡想。但怎麼可能呢？二馬在另一邊，肯定瞧不見自己的視線。

「幹哈不睡呢？」牟常在小聲開口。

二馬沒說話，舔了舔嘴唇。他的嘴唇像刮到一半的魚鱗，牟常在小時候看過的。「咱要出事了。」二馬說。然後就沒有聲音了。

大寶頭翻了身，牟常在索性起來，走到潘子那裡，想跟他換班。橫豎沒能躺，不如起來。潘子讓他到點了自己他，也不跟牟常在客氣，離二馬好一段距離，中間還隔著大寶頭，就躺了。光著的臭腳撇在大寶頭臉旁邊，大寶頭光著的臭腳撇在潘子旁邊，這什麼，八卦嗎？牟常在反手拿著軍刀，也把鞋給脫了，窩在地上戳自己的腳趾甲，眼睛時不時溜來溜去。

那猴兒鬼呢？

那猴兒鬼呢？

脖子隱隱約約感覺的氣息，像人的鼻息，又像被蚊蚋撓癢癢。低著頭的牟常在在心裡默數了三秒，刀子遞到左手，反手就往後掃。然後才轉過頭，啥也沒有。是故意的嗎？那麼大可能是猴兒鬼，牟常在還是選擇舉刀殺去。打仗嘛，誰手下沒死幾個人，錯手也就算了，肚子癩著還能幹哈？

也許是用力過猛了，牟常在揮空之後順勢往前撲倒，右邊腦門磕疼了，整個人暈呼呼地，才發現樹上有一點晶亮，好深好深，像黑媽地洞的兩個坑一樣。會吸人，尤其現在餓得瘦乾巴，肯定一吸一個準。

緩了緩氣，牟常在盯著那倆亮光，透過微弱的星光瞧見了，是那猴兒鬼。上下探量一會兒，這枝桠怕不是二十多尺高，其中也沒多的枝桠，猴兒鬼咋能爬這麼高？坐起身子之後，牟常在掏掏手，讓猴兒鬼下來。

抱著樹幹，左晃一圈右轉兩下，猴兒鬼晃到地兒，謹慎又陰包穀<sup>7</sup>一步兩猶豫往牟常在走來。緊了緊手裡的刺刀。「你在上面幹哈？」

猴兒鬼盯著牟常在，鼻子或者塞了，發出「兮一咻一」的尖細聲音，臉被布

---

<sup>7</sup> 陰險的樣子

擋著，身穿著麻紗類似的古怪衣服，牟常在亂猜，這可能是白族或者傣族的服裝吧。猴兒鬼還是一語不發，好半晌伸出了一根手指，指著天、指著左邊、右邊。然後指向自己的眼睛。好傢伙，也幫忙著放哨是吧。

四個大漢一個猴兒一樣的雛兒，在滇南這片山溝子裡，伙食就要吃沒了。牟常在覺得，哥兒幾個像是這塊地兒上的幾顆爛瘡，被元江泡爛了，莫不是要拿手裡的刀子刨掉吧。牟常在讓猴兒鬼坐到身邊來，他謹慎又謹慎地觀望了許久，顛顛地坐下，牟常在笑了，摸摸他的頭。

「叫啥名啊？」沒幾塊肉，瘦巴得很。

「我叫老牟，你會唸不？」

牟常在左手操著刀，捏出了手心一灘汗。右手解開褲襠，抓住那猴兒鬼的手。

哎喲鎮山村口的、喜歡穿黃裙的姑娘喔！  
叫啥名字來著？我轉過頭，看著猴兒鬼。

「叫啥名字來著？」我問。

他可沒開口，瞪大了眼想盡方法掙脫牟常在的手，奈何他太雛兒了。

牟常在讓他抓住自己的天菩薩<sup>8</sup>。

「鎮山村口的，穿黃裙的姑娘喲。」

「我還記得你那水花花的大眼睛，在集市旁邊的窩子裡，跟那個賣豬肉的狗扯尾<sup>9</sup>那的嗙聲嗙氣，鎮山村口的、黃裙的姑娘喔。」

整個山坳子都靜了，只剩下那絲絲的套弄聲。猴兒鬼鼻子恐怕是塞住了，呼吸起來發出「兮一咻一」的尖細聲音，越來越快、越來越快。牟常在仰起頭，緊緊咬住逐日更加鬆動的後槽牙。像元江的泥水，二三七師的孫軍長喲！你炸橋的時候可是如此快活？

牟常在鬆開猴兒鬼的手，洩了的元氣沾了點在看不清是藍色還是黑色軍褲上。鼻子一酸，就這麼不知羞地哭了起來。猴兒鬼像皮球一樣彈開，左晃一下右晃一下，一下就不見人影。牟常在一動也不動，就在這夜裡哭。如果那時候有逃過國民政府拉人就好了。一直到身體漸漸僵硬起來，左手心沁的汗水也逐漸冰涼，牟常在將自己的雞兒擺回去，維持著躺倒的姿勢，感覺自己像鐵橋一樣，被炸得稀巴爛。操你的。

淡淡的消毒水融合苦栗子味道，牟常在就這樣睡去。彷彿一醒來就在村子

---

<sup>8</sup> 貴州方言，指男性之性器官

<sup>9</sup> 狗交配，此指為行苟且之事

口，嘴裡咬著隔壁老奶給的骨肉，眼睛盯著那穿黃裙的姑娘，正在集市旁邊的窩子裡，讓賣豬的狂操。狗屌的，真香。